

100.4
2007

续金瓶梅

(清)丁耀亢 著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古本禁毁小说文库/冷成金主编. - 北京: 中国戏剧出版社,
2000.5

ISBN 7-104-01288-5

I. 古… II. 冷 III. 小说-中国-古代-作品集 IV. I24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09712 号

古本禁毁小说文库 冷成金主编

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)

(邮政编码: 100086)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

北京飞达印刷厂印刷

26500 千字 850×1168 毫米 1/32 开本 598.625 印张

2000 年 5 月第 1 版 200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500

ISBN 7-104-01288-5/1·517 定价: 3800.00 元 (全 56 卷)

广仁品 第一回

普净师超劫度冤魂 众孽鬼投胎还宿债

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：

如来广大目，清静如虚空，
普现诸众生，一切悉明了。
佛身大光明，遍照于十方。
处处现前住，普游观此道。
佛身如虚空，无得无所取。
无得无自性，吉祥风所见。
如来无量劫，广说诸佛道。
普灭众生障，圆光悟此门。
一切众生界，流转死生海。
佛放灭苦光，无碍神能见。
清静功德藏，能为世福田。
随以智开觉，神力于此悟。
众生痴所覆，流转于险道。
佛为放光明，离垢神能照。

又曰：“十方世界，一切诸佛，知诸众生，乐欲不同，随其所应，说法调服。”吕真人《赠刘处士歌》：

六国愁看沉与浮，携琴长啸出神州。拟向烟霞煮白石，偶来城市见丹丘。年来摘得黄岩翠，琪树参差连地肺。露飘香陇玉苗滋，月上碧峰丹鹤唳。洞天消息春正深，仙路杳茫人不识。浮世短景修成空，石火电光看即逝。韶年淑质曾非固，花貌玉颜还作土。芳樽虚度春与秋，乐事难穷今与古。何如识个玄玄道，道在吾身重如宝。但能制得水中华，水火翻成金丹灶。玄州矚谷是吾家，石破天荒身不老。耳闻争战还倾覆，眼见妍华成枯槁。唐家旧国尽荒芜，汉代诸陵空白草。蜉蝣世界实足悲，槿花性命莫迟

迟。珠玑溢屋非为福，罗绮满箱徒尔为！志士戒贪昔所重，庸人溺欲空自悲。世人世人审听我，流光迅速如飞火，阴淫贪诈早消除，六贼三尸为汝祸，八琼秘诀君须知，莫待铅空车又破。咫尺玄关若要开，请君自解黄金锁！

这篇词是要说佛、说道、说理学，先从因果说起。因果无凭，又从《金瓶梅》说起。单表这《金瓶梅》一部小说，原是替世人说法，画出那贪色图财、纵欲丧身、宣淫现报的一幅行乐图。说这人生机巧心术，只为贪图财色。猛上心来，就毒杀平人，奸娶他的美妇，暗得他的家私，好不厉害！白手起家，倚财仗势，得官生子。食的是珍馐，穿的是锦绣，门客逢迎，婢妾歌舞，攀高接贵，交结权门，花园田宅，极尽一时之盛，也不过一场春梦，化作烈火烧身。不免促寿夭亡，受尽轮回之苦。淫人妻妾，依旧妻妾淫人；富贵繁华，真是风灯石火。细想起来，金银财物、妻妾田宅是带不去的。若是西门庆做个田舍翁，安分的良民，享着几亩良田，守着一个老妻，随分度日，活到古稀，善病而终，省了多少心机，享了多少安乐！只因众生妄想，结成世界，生下一点色身，就是蝇子见血、众蚁逐膻，见了财色二字，拼命亡身，活佛也劝不回头。依旧生于此门，死于此户，无一个好汉跳得出阎之网，倒把这西门庆像拜成师父一般。看到“翡翠轩”、“葡萄架”一折，就要动火；看到加官生子、烟火楼台、花攒锦簇、歌舞淫奢，也就不顾寻髓竭肾裂、油尽灯枯之病，反说是及时行乐。把那寡妇哭新坟、春梅游故馆，一段冷落炎凉光景看做平常。救不回那贪淫的色胆、纵欲的狂心，眼见这部书反做了导欲宣淫话本。少年文人，家家要买一部，还有传之闺房，念到淫声邪语，助起兴来，只恨那胡僧药不得到手，照样做起。把这做书的一片苦心，变成拔舌大狱，真是一番罪案！

我今为众生说法，因这佛经上说的因果轮回，遵着当今圣上颂行的《劝善录》、《感应篇》，都是戒人为恶，劝人为善，就着这部《金瓶梅》，讲出阴曹报应、现世轮回。紧接这一百回编起，使这看书的人知道阳有王法，阴有鬼神，这西门大官人不是好学的，杀一命还一命，淫一色报一色，骗一债还一债。受用不多，苦恼悔恨，几世的日子冤报不了。又说些阴阳治乱，俱是众生造来大劫，忠臣义士、财色不迷的好人，天曹降福，使人好学，借此引人献出良心，把那淫胆贪谋，一场冰冷，使它如雪入洪炉，不点自化。岂不是讲道学的机锋，说佛法的喝棒，讲《感应篇》的注解！今把做书大意说明搁起，且讲正传。

话说《金瓶梅》一百回终，内说西门庆死后，生了孝哥，与吴月娘度日，家业凋零，群妾离散，金莲、春梅皆因好色不得其死，前传说过不提。后来宋钦宗靖康十三年间，遇着金兵大入中原，把汴京围了，掳掠金银子女无算，讲了和盟北去，不消一年，倾国又来。那时山东、河北地方俱是番兵，把周守备杀了，济南府破了。清河县地方去临清不远，富庶繁华，番兵、土贼一齐而起，那吴月娘抱着四岁孝哥，家人走散，到了永福寺，原是西门庆舍了五十两布施，僧官认得月娘，暂且藏躲。僧官有些家私，不敢久住，后来也就躲在远山破寺去了。只有一个云游老僧，八十余岁，名唤普净，生得眉长骨瘦，驼背弓腰，撇在方丈照管寺中家器。那些避难妇人渐渐多了，藏隐不下，那寺外往来兵马，何止一日三五千过！幸喜各去攻城，不入寺中搜觅，也就躲了十余日。眼见得金兵抢过兗东一带地方，撤回汴梁大寨，围困京城去了。真

是杀的这百姓尸山血海，倒街卧巷，不计其数。大凡行兵的法，杀的人多了，俘掳不尽，将这死人堆垛在一处，如山一般，谓之“京观”，夸他用兵有威震敌国之胆。这金兵不知杀了几十万人，筑成京观十余座而去，但见：

尸横血浸，鬼哭神号。云黯黯黑气迷天，不见星辰日月；风惨惨黄沙揭地，哪辨南北东西！佳人红袖泣，尽归胡马抱琵琶；王子白衣行，潜向空山窜荆棘。觅子寻爷，猛回头肉分肠断；拖男领女，霎时节星散云飞。半夜里青磷火走，无头鬼自觅骷髅；白日间黑狗食人，大嘴乌争衔肠肺。野村尽是蓬蒿，但闻鬼哭；空城全无鸟雀，不见烟生。三岔路口少人行，十方院中存长老。

却说那普净长老，在寺中也不念佛，也不诵经，也不吃斋，每日在禅床上趺坐禅，闭目入定，悠悠扬扬，终日口中不知念的什么，不出一声，一似坐化了的一般，不止一日。那逃难的妇人和吴月娘，俱是白日藏在佛座经柜底下，夜间在香积厨取些剩米，就佛前香火点起火来，做些稀粥吃了，天未明依旧又躲伏在黑暗里。后来金兵过尽，渐渐有人行走，那些妇女们各自回家，也有找觅儿女的，也有在死尸身旁找觅丈夫的，俱各去讫不提。只剩的月娘领着小玉，抱着孝哥，不敢回城，指望遇着熟人问城里信息，才敢回去。

那日正是七月十五之夜，为三元地官解厄之辰，月娘佛前拈香拜了，和小玉藏在东廊尽头一间伽蓝殿座下，铺些干草，和衣而寝。恰有三更时候，只见月娘忙推小玉，只是不醒。月娘起来伏在门缝边，悄悄听视，全无人影。又听一会，只见大寺中门呀地开了，有一对灯笼先进来，后有两个官员，俱是幞头皂服，领着一群吏卒，有百十余人，一拥而入。又有一个戴吏巾的外郎官，手执大簿一本，高声说道：“就在这里点名，领这些人们去回旨去吧！”一言未尽，早有一张大桌，两把交椅，放在正殿檐下，两员官朝南坐了。霎时月色沉阴，满寺中都是黑气，把月色星光遮了。只见寺门内外，恰像有几千人走的声响，似富户放赈一般，一面大牌，领着许多人进来，俱是披发无头、面伤臂折、赤身露体之鬼，也有妇人，也有男子，也有老汉、小儿，挨肩挤背，满寺中站不下。不知堂上点名说些什么，就有一杆白旗领着去了，如此何止百十余起。月娘惊得呆了，不敢出声。

只见二员官一齐起身往外急跑，有一群金甲大将拥着一尊神道乘辇而入，弓矢斧钺，前后围绕，却是冕旒龙衣赭赭之服，朝南坐了。二员官跪倒呈上册籍，尊神全不言语，早有一个白须老官将册收去。一阵异香自殿中飘出，隐隐闻空中笙管之声。那尊神上辇，也不由寺门，就在殿前冉冉而起，一切鬼神俱不见了，依旧寺门静闭，悄悄无声。吓得月娘念佛不迭，又不敢叫小玉，只得伏在殿门坎边盹睡。又只听得野外鬼哭，啾啾切切，又见几个鸛鸟在殿脊鸛尾上，叫一阵，笑一阵，乱飞一阵，叫得阴气逼人，好生害怕。隐隐听得木鱼之声，却不在方丈内，一似绕寺外游行一般。待不多时，只听木鱼声走近寺来，吓得月娘爬起来，门缝里张睛细看，呀！原来是普净禅师，头戴毗卢地藏佛冠，身穿百补受戒袈裟，左手执九环锡杖，右手拈扬枝法水，两个童子各执瓔珞宝幡，引进寺来。木鱼也不响了，只见正殿大开，禅师趺膝而坐，大喝一声道：“咄！如何今世因，前生作者是；如何来世因，今生作者是。”遂说

《华严经》曰：

众生愚痴起诸见，烦恼如流及火然。
导师方便悉灭除，普集光幢于此见。
诸见愚痴为闇盖，众生迷惑常流转。
佛为开闢妙法门，光照方神能悟入。
为令一切劫海中，如来种性常不断。
为令一切世界海，显示诸法真实性。
为令一切众生欲，摧破一切障碍山。
一切国土心分别，种种光明而照现。
斯由业海不思议，诸流转法常如是。

看官听讲，原来人身上有三魂七魄，在生前是三尸七情，散作妄想游魂，平空作业。及至魄散身亡，那三魂就是三个鬼，一个在阴司受罪，一个在阳世托生，还有一个守尸鬼，在坟墓边赶浆水，起旋风，不得脱离，甚是牵缠，习情不化。所以修行人在生时即炼得魂魄合一，便可成仙成佛，到阳寿终时那魂魄清虚，自然不生鬼界，哪有轮回？今日普净禅师是地藏菩萨化身，知众生遭劫，来此超度。那些难中死于非命的，都是阴曹造就，日月不差，死法各别，既有阴神领去不提。那以前死过的冤魂未散，老鬼、旧鬼见此佛法，岂不求来超度？

普净禅师说偈已毕，即将杨柳枝拈起甘露，放这饿鬼的施食。一时间，那些大鬼、小鬼、恶鬼、善鬼、穷鬼、富鬼、贵鬼、贱鬼、文鬼、俗鬼、淫鬼、贞鬼、好死的鬼、横死的鬼、或绳缠脖项，或刀挂头颅，或是病攒身，呕呕哑哑；或一灵不散，恹恹惶惶，俱来受一点灵光，消那无明宿孽。也有求托生的，也有求免罪的，哀号不一。就中有一鬼，头戴长枷，腰缠铁索，自称是西门庆，在阴司被冤魂告罪未结，愿求超度。有一鬼眉弯双月，项锁长绳，恹恹病瘦，娇态堪怜，自称是李瓶儿，被丈夫告罪未结，愿求超度。又一鬼披发遮面，血流满胸，自称是潘金莲，被人杀死，丈夫告罪未结，愿求超度。又有一鬼，浓妆粉面，裸体赤身，娇声宛转，双眉颦蹙，自称是春梅姐，因贪欲失阴而死，久不托生，愿求超度。外有无名小鬼，哀求甚多。

那禅师放出佛光，恰似一轮明月罩住法身一般，众鬼如何得近！只见禅师大叫一声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尔等众生皆是无明中造此大劫，以致业身荡灭，各得现报恶业。现在因果未还，纵有佛法，从何处解？今日一滴甘露只救得一时饥渴，如要托生，自有酆都定案，佛虽慈悲，只好指点明白，叫人忏悔，来生行善，才能消今生罪孽。”众鬼又哀求不去，那祖师将锡杖向北方幽冥地下一撞，忽然划地一声，就地裂开一道金光，跳出牛头马面二鬼，狰狞凶恶，左右侍立。祖师即传法旨，唤轮回判官听令。二鬼去不多时，早有黑面赤须一人，手执大簿呈祖师看毕，即唤众鬼曰：“西门庆淫杀罪重，三世报冤，困你仗义施舍，不失人身，今往东京富户沈通家托生还报。李瓶儿引奸盗财，气夫丧命，因你向善刻经，不失女身，今往东京袁指挥家托生还报。潘金莲毒杀夫命，天性奸淫，若论轮回，该化身虫蛇。只因夫命未偿，仍化女身，在山东黎指挥家托生还报。春梅庞氏虽无大罪，炫色行淫，致陈经济贪色杀身，妒孙雪娥卖娼自缢，纵欲亡身。不足报恶，在东京孔千户家为女还报。”祖师发放已

毕，依旧把锡杖一撞，那一判二鬼忽然入地，不见踪影。鸡叫一声，只见众鬼嚎啕痛哭而去。那时有四更天气，万籁无声，一轮明月正照中天，普净依旧闭眼入定去了。月娘看得分分明明，浑身都是冷汗。孝哥醒了，忙叫小玉起来，才待告诉，只见小玉说梦中所见与月娘一般，真是奇怪！

坐到天明，早有那些逃难的百姓来寺中找寻妻子的，恰好玳安因贼赶散，躲在王宣府家冰窖里藏了几日，不敢出来。因兵退了，各处寻觅不见，听得广福寺躲的妇女甚多，同众人一路寻来，遇见他妻子小玉和月娘母子，大家欢喜不尽。却来方丈后辞谢普净长老，早已鼻垂玉箸，面敛金容，叫着不应，坐化去了。这也是月娘平日好信佛法，一生不妒不淫之报，该有此一番善缘，得遇活佛解救。

那众人见此，大家俱念佛，说这长老多是古佛来此超度一方的难民。月娘又将夜间的事诉说一遍，众人大惊，各随心布施了些木头，打起一个龛子来，烧化安在寺后不提。未知月娘后来如何结果，西门庆众阴魂如何报应。正是：污水池内，遍觅出几朵青莲；苦海岸头，先种出一枝杨柳。且听下回分解。

广慧品 第二回

欺主奴谋劫寡妇财 枉法赃贻累孤儿祸

诗曰：

祸福无门人自招，随形写影詎能逃！
心顽似铁炉难化，欲炽如油火易烧。
何待阴曹烦记录，本来明镜察秋毫。
儿孙不是悠悠者，多为千门积德高。

这首诗单表《太上感应篇》起首四句，说是祸福无门，唯人自招，善恶之报，如影随形。似这老头巾的俗谈，谁不厌听？那轻薄少年、风流才子，听此讲道学的话，不觉大笑而去，何如看《金瓶梅》发兴有趣？总因不肯体贴前贤，轻轻看过，到了荣华失意，或遭逢奇祸、身经乱离，略一回头，才觉聪明机巧无用，归在天理路上来才觉长久，可以保得身，传得后。今日讲《金瓶梅》一案，因何说此？只因西门庆淫奢太过，身亡家破，妻子流离，在眼前也又有一个西门大官出来，照样学他，岂不可怕？

却说吴月娘因投寺避兵，遇见普净禅师救了，兵退还家，同玳安、小玉抱着四岁孝哥进得城来，好不惊恐！但见：

城门烧毁，垛口推平。一堆堆白骨露尸骸，几处处朱门成灰烬。三街六巷，不见亲戚故旧往来；十室九空，哪有鸡犬人烟灯火！庭堂倒，围屏何在？寝房烧，床榻无存。后园花下见人头，厨屋灶前堆马粪。

月娘进得城来，四下观看，见那城郭非故，瓦砾堆满，道旁死尸半掩半露。到了自家门首，狮子街开当店的门面全不认得了！大门烧了，直到厅前，厦檐塌了，剩下些破椅折床，俱是烧去半截。又走到仪门里，上房门外虽没烧坏，门窗尽行拆去，厨房前马粪有半尺余深。月娘又惊又恸，正待放声大哭，却好作怪，只见一个老妈妈从她五娘潘金莲院子里出来，蓬头垢面，身上又无布裙，倒把月娘吓了一跳。你道是谁？原来乱后逃生的男妇，回来抢城，拾这大人家的金银钱物、无主家伙，多有以此起家的。月娘问道：“你是谁？”只见她眼中垂泪，呜呜地哭将起来。月娘上前细

看，才认得是老冯，原是西门庆家惯走的马泊六、李瓶儿的旧人。她知西门老爹家富贵多财，有埋在宅内的，她日日来搜寻，不想遇见月娘回家。

老冯道：“我的奶奶，你在哪里躲来？叫我寻了好几日，哪里没寻到！”又看看孝哥道：“这还是过世老爹的积德，人家好儿好女拆散了多少！恁娘们这样团圆来家，也是你老人家一生行好，没伤了天理。”说着就去小玉怀里接过孝哥来抱。那孝哥饿了半日，哭着要饭吃。一时锅灶俱无，哪里讨米去？老冯去腰里取出饅头来，递与孝哥，就不哭了。看着月娘道：“这还是我兵来时带的干粮没吃了，这几日都在人家宅子里寻剩下的米吃，才剩了这个。”一面说着话，走得乏了，都在破屋石台基上坐下，问这人家谁死谁存的信，好不可怜。这老冯就说了一遍，她在养济院里亲见把吴大舅杀了，他一家被掳。月娘大哭一场。又说：“躲的人还有许多全了命的。幸得大营催得紧，只在城里扎了三日营，没大搜寻。这都是兵去了，城里土贼发的火，好抢财物。如今听得番兵破了东京，不久还要回来临清驻扎，咱这里怎生躲得住？”一句话吓得月娘面如土色，忙和玳安商议：“这破宅子如何宿得？又无处安身，不如还往城外买的乔千户家庄上，有破草房，且住这一夜，明日再作商议。”就看着老冯说道：“你老人家无儿无女，在城里也不是久住的，肯看常和俺娘们做伴也好。”老冯道：“我的奶奶，说的好话，受的你老人家恩还少哩！我的两口屋已是烧了，脱不了也是这里一宿那里一宿的，我跟你老人家还是旧人，就有什么东西带不了的，我替你带在身上，还放心些。”

一行说着，大家走出城来。那时日色平西，秋天渐短。及至走到庄上，来安和他媳妇子已是住在庄上了，听见月娘到了，慌忙接进屋里坐下。月娘看见三间草房偏安着单扇门，当门一条土炕支锅，倒锁着两间，内里柴草堆满。小玉在窗外一瞧，见有许多大包袱，俱藏在床底下、柴堆里，乱蓬蓬放着，也不言语。月娘见天色晚了，又没灯油，大家忍饥要歇，只落得一条布被，亏了玳安向邻舍老王家借了半升米，胡乱做些稀粥，月娘、孝哥各吃了半碗，就睡在炕上，小玉和老冯在炕前打铺不提。玳安、来安俱在间壁寻宿。原来这来安从小做家人就不学好，后来西门庆死了，见来保盗财出去了，也就欺心寻事，终日吵闹，把当铺贾四家衣裳偷了，被月娘逐出，在庄上居住。今日见月娘失势，来此逃荒，就生了个不良的心，要乘机劫她的财物。又见月娘空身并无包裹，未知身边有无，不敢动手。他那屋里包裹，俱是乘着兵乱，和土贼过街老鼠张三、草里蛇刘四、铁指甲杨七一伙强盗结了十兄弟，先到西门庆家，把月娘埋的衣服首饰尽行掘出，又各处地下掘了几个大坑，不见金银，此心不死。这夜间和玳安睡在间壁，用话试探说：“眼见的这清河县住不得了，当初过世的老头，也积成个大过活，如今俱便宜外人去了，撇下这寡妇孤儿，咱们领着东奔西躲，一个盘费也没了。难道这些家私，地上的没了，地下的也没有？你我还立个主意，和这寡妇说个明白，拿出来防身，救她母子性命，她妇道家不知好歹，一时间番兵回来，大家逃命，撇在空宅子也是瞎帐。”这玳安是个好人，也就信了。明日使小玉把这些话一一和月娘说了。月娘待要不听，如今这个身子又无亲戚兄弟，随着他们逃躲，就不取出银子来也是枉然，知道大乱了回家不回家？

次日天明，就叫玳安、来安跟随着，和小玉进城来，只留下老冯看守孝哥。一行人到了城，已是巳牌时候，来安先寻一把锹、一把斧、一个大皮匣在身边。不一时到了宅中，在上房床后楼梯下找那埋的衣服首饰，已被人尽情掘去，两个大坑，倒有一

尺深。月娘只叫得苦，来安在旁冷笑。又走到翡翠轩东山洞里边，揭起太湖石下，埋着一个瓷坛，上盖铁犁一面，内藏着赤煦煦、黄烘烘、白灿灿好少东西，不知是什么物件。正是：

众生脑髓，造化威权。得之者生，排金门，入紫闼，布衣平步上天梯；
失之者死，遭鞭朴，受饥寒，烈士含冤排地网。福来时，如川之至；远去时，
无翼而飞。才人金尽，杜子美空叹一文钱；国士囊空，淮阴侯难消三日饿。
呼不来，挥不去，中藏着消息盈虚；满招损，乐招灾，更伏下盗贼劫杀。炉
中锻炼千千火，世上纷争种种心。

月娘取出一窖金银黄白之物，约有一千余金，喜得来安、玳安手忙脚乱。一半放在匣内，用被包了，盛不尽的，二人解下腰间搭包。装起停当，先出城去等。月娘与小玉又到佛堂里铜佛座下取出一串胡珠，一百单八颗，是西门庆得的花子虚家过世老公的。原在广东钦差买珠得来的，悄悄收在身边。缝入贴身衣内，慢慢出宅寻旧路回庄。及至到了庄上，天色晚了，老冯抱孝哥接进屋去不提。

却说来安、玳安得了金银，忙忙奔出城来，路上和玳安商议：“这些财帛活该是我们的，你我平分一半，多少留些给这寡妇也就够了。不然，她拿这些东西敢自家过活不成？遇着那没良心的，连她母子性命还不保，这财帛也是别人的。”玳安只不答应。又走了二里，来安就坐在路旁小解，树下歇息。玳安见来安被包着匣子停下了，也就不走。只见后面一个人拿条杆棒，牵着一个大黄狗大踏步赶将来，叫声：“老来，你们走得好快！等等我，同走一步也好。”玳安二人站住了脚，原来认得是提刑衙门里弓兵鹰步张小桥。大家拱了拱手说道：“好惊恐！在哪里躲来？”玳安笑道：“彼此造化，又重相见了。”张小桥见他二人走得慌，又背着个匣子，破被包着，只说是城里抢的物件，问是什么东西，玳安答道：“空宅子里还有些破家伙的，拾将出来使用。乱后，土贼抢了几次，连人家地皮都卷去了，还有好东西哩！”说着话走了一里多，张小桥在西村分路，来安赶上路旁，伏耳说了许久话，笑嘻嘻地去了。这二人才回庄上。来安推走不动，坐一会，才走一会，到了庄上，天已昏黑。

月娘见二人不到，正在纳闷，二人到了，一块石头方才落地。来安要把匣子放在间壁，玳安不肯，只得开放里间壁子锁，将这匣子放在床下，用些破棉花、破瓮、破席片暂时遮盖，再作商议。那些零碎银子约二百余两，二人上了腰的，月娘也不提起，只说：“你们带的东西，各人带着吧，少不得大家同过日子。看过世你爷恩养恁一场，只撇了这点骨血，也只在恁各人的心上罢了。”说着，不觉恹恹泪下。那老冯也来说些好话。是夜晚景，买些灯油，来安媳妇也杀了一只鸡，做的粳米饭，大家吃了一饱。来安自去村里取了二斤烧酒，把玳安哄个大醉，大家睡去不提。有诗为证：

费尽机谋百种心，安知天道巧相寻。
东邻窃物西邻得，江上私船海上沉。
暗室可能辞艳色，道旁谁肯返遗金！
由来鸡脯难充饱，割肉填还苦更深。

这诗单表《感应篇》中后四句，单说取非义之财者如漏脯救饥、鸩酒止渴，非不暂饱，死亦及之。看官听讲，这漏脯出在广东地方，专以下蛊在饮食里，或是蛇蛊、虾蟆蛊、水蛭蛊，各样毒物取来，用了邪术怪药捣为细末，使人吃了。到那药发的日子，那些毒虫活了，把心肝五脏吃个稀烂。那鸩鸟出在外国交趾地方，有一样鸟的翎毛，放在酒中一饮即死，所以王莽鸩杀殇帝，曹操鸩杀伏后。古来臣子惧法，也有带着鸩羽自己服毒的。所以说漏脯、鸩酒不能充饥，就如图别人的财物不得成家养子孙一般。那《感应篇》中又说，横取人财者，计其妻子家口以当之，渐至死丧，若不死丧，即有水火盗贼、遗亡器物、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妄取之值。这几句分明把天道循环说得活现，人谁肯信？即如董卓的郿坞，石崇的金谷园、珊瑚树，元载的八百石胡椒，俱古来横财的样子。且休说养子孙，哪有个活到老的？如今阴司添了速报司，所以王法日严。休说是士大夫宦海风波，不可贪图苟且，就是这些小人，每每犯罪流口外，在宁固塔，哪一个衙门土豪是漏网的？市井小人诈骗得几百钱，打夺得些须物，忽然疾病取药费了，忽然口舌官司费了，他不知暗地填还。原是割别人的肉贴在脸上，如何长得起？反似尘沙迷目，洗净才明。那些妄财费尽，疾病也就好了，官司也就完了。如此小事，常常见过，可以喻大。今日说吴月娘取出金银付与二仆，因何说此？只因此项金银来路不好，原是西门庆受的苗青杀主劫财之赃。因苗青事发，被家童告在巡江察院，批提刑拿人。那时苗青在临清开店，就以三百两黄金、一千两银子打点官司，西门庆把金子昧了，只以千金与夏提刑平分，出脱了苗青死罪。现在扬州做盐商，称苗外员。至今杀人贼子漏网，主命含冤，你道这项财公道不公道？今日月娘取出来指望养身防后，天理岂有容的！

把道学话不提，且说本传。那来安用烧酒哄醉玳安，天有一更时候，即取了一杆朴刀在手，乘夜去西村访张小桥说话。那张小桥原是路旁先约就的，知道来安要来，先沽下二斤烧酒，点着灯等他。忽听狗叫，小桥迎出门来，把来安约在屋东头一间小屋炕上坐下，叫浑家筛起酒来。来安说：“且休吃酒！”就把这吴月娘取出金银，一件件说了一遍：“这是上门送来一股财，取之甚易。如今商议个停当，就好动手，不可失了机会！”原来张小桥久在衙门里，积年通贼，近因乱后抢城，又和这些土贼俱有手尾，一闻此言，如何不喜！跳起来和来安道：“这宗财有两样取法：有善取，有恶取。只要做得妙，才是手段。”来安问道：“怎么是善取？怎么是恶取？”张小桥道：“若要恶取，如今趁着大乱，没有王法，传将咱的十弟兄来，明火持杖，打开门把吴月娘、玳安杀了，把小玉卖了，财作众人平分，你我多得一半。西门庆原是外住的破落户起家，又没有什么族人亲戚，日后说是大乱，土贼杀了，不知几时才有王法，哪个来告状？这是恶取，用的人多，也多分些去。若依我说，只是善取更妙。趁着三四更天，黑地里又无月色，我叫着我的儿子张大，同你我三人，只有一个火把，草屋烧着，一声喊起，大家齐说有贼。那玳安是小胆后生，和月娘一定要跑走逃命，放条路着他走了，后面吆喝着赶杀，只丢两块石头，吓得走头没命，哪个敢回来？咱们却将那银子拿来藏下，日后只说有贼劫去，连你还做个好人，下次好相见。我和你三七分，情愿让你一半。你说这计何如？善取其财，还不伤天理，岂不是两全之美！”把个来安喜得当不住的跳起来道：“好计！好计！这早晚有三更了，就该早去，怕天明有人，行走不便。这些东西，连我的几个包袱俱寄在你家吧，好挡人的眼目。我也

就搬在你这村里住了。”商量一定，即时叫将大儿子张大出来，也有三十岁，一条壮汉，专以赌博剪络为生，也是这一路的人。各拿口朴刀，将烧酒筛热，吃了几大碗助胆而行。

来到乔家庄上，先把场院一垛杆草点起，跳过墙去烧起后边屋檐来。来安大叫“有贼”，吓得玳安爬起，百忙里穿不上裤子，赤着脚叫小玉开门快往外跑。这几个妇女哪个是有胆的？月娘吓得乱战，先抱起孝哥来，玳安、小玉搀着月娘往外黑影里，不顾高低，一步一跌，只往无火处乱走。只见一片声喊说：“休叫走了，赶上拿人！”吓得吴月娘、小玉、老冯各不相顾，俱伏在墙外蒿子地里，只听得石头乱打将来，月娘怀抱哥儿，黑暗地里哪里藏躲得及，早有一块砖头打将来，把孝哥的头打破，大叫一声就没气了。月娘也顾不得孩子死活，抱着走过庄外河崖树林子里，伏成一堆，用袖子把孝哥口挡得严严的，哪敢放他啼哭？直等到五更时候，庄上狗还乱咬，火也不明了，人也不喊了，天色渐明，玳安扶着月娘不敢回庄，可往哪里去好？

正在惊慌间，那来安已将金银和他的包袱细软之物俱付与张小桥父子挑去，可来抓寻月娘。知在河边林里，远远放声哭将来，大叫：“天杀我了！”一步一声走到月娘跟前，崩倒在地，大哭道：“连我包袱、衣裳、几年挣的过活都被抢去了。”说毕又哭，连玳安也信了。抱起孝哥一看，额角上打了一个大血窟窿，急急用棉花扎了，抱着复回庄来。一口草屋已烧了半间，收拾得房里净净的，一堆乱草，连被也没了。月娘不觉放声大哭，老冯劝个不住，待要寻个无常，又有死人留下的这点孽种，往前日子怎么样过！正说着话，来安媳妇来哭一回、吵一回，说是带了银子来连累得她家穷了，也要搬了，不在这个孤庄子上守着几间瓦屋，倒像还有银子一般。一面说着，一面来安来揭锅，收拾破盆、木杓、粗碗、草席，做了一担，挑起来辞了月娘，和他媳妇扬长去了。月娘寻思：“今夜就没处安身，哪里去好？”倒是老冯道：“我想起一条路来，你老该去寻她，且住些时，听听乱信再作计较。”不知老冯说哪里去好，正是：荣华趋奉人人有，患难扶持个个无。此一去，有分教：月娘再走风尘，历尽东西南北苦；分开母子，遍尝兵火雪霜贫。且听下回分解。

正法品 第三回

吴月娘舍珠造佛 薛姑子接钵留僧

诗曰：

参破虚空事事禅，多藏厚利亦徒然。
慳贪徒积生前债，施济难酬此世缘。
摩什自能成宝刹，如来原不爱金砖。
尘根欲断先求舍，净洗泥涂种白莲。

这首诗单表这《感应篇》劝人施舍，内曰：矜孤恤寡，敬老怀幼，宜悯人之凶，乐人之善，济人之急，救人之危，受辱不存怨，施恩不求报，与人不追悔。所谓善人天道祐之、福祿随之。只这几句，人人俱知，人人不能行。是怎么说？只因人一点爱根不肯轻舍，我放债偏要多些好，我还债偏要少些好；自家的文字偏强，别人家女色偏美。又有一点疑根不肯轻信，见这样奸巧恶人偏享富贵，忠诚正直偏受贫穷，便说：“有甚天理？有甚报应？谁见那舍钱的哪个成佛作祖，不如大酒大肉，高官厚禄，住的是高房大厦，喜的是妙舞清歌，哪件不是这财上得来？费了多少机谋，如何便把它轻轻舍了？”因此疑中生吝，吝转生疑，再没有信这《感应篇》的。即上根人略信一半，行的一二，也就说：“够了，除了我行，别人谁肯？”未免满心望报。只这个妄念，就舍了万金筑起一座梁王阿育塔来，那达摩也只说是人天小果，不许成佛，何况下根的人还百计骗人，怕不得银钱到手，哪有拿着自己的钱周恤平人患难的？就是轻财济物、豪杰仗义的事，世上也还有内说悯人之凶、乐人之善、受辱不怨、施善不望报，实实有些行不去的。

即如乐人行善也还不难，如凶人骗害无所不至，有何该怜悯他？不知这等恶人，负心灭理，违天不祥，大恶贯盈，不久丧灭，定有奇祸殃及子孙。那世眼看做仇家，佛眼看做异物，自然慈悲痛哭：“他何苦灭绝人心，到此地位？”这等心肠，岂不是善人！所以，凶人害不得他。孔子待桓魋、阳货，也只是一个悯字。施善不求报已是难了，况受辱不怨，或是当面横逆，负心妄加，实实难堪。就不报他也罢，难道不怨？岂是人情！这善人看做飘瓦虚舟，与禽兽一样，还是轻薄他。其实，唾面自干，许多受用处，如韩淮阴贫时受了胯下之辱，后来以千金谢了漂母，把恶少俱封了官，

真如太虚浮云，有何挂碍？！如此讲来，这《感应篇》岂不是仙佛根基，如何轻轻看过？今日说此一段理学，也只为西门庆罪多恶重，受了那不义之财，以致妻子受害，家破身贫，全无住处。当初如有一点善根，肯轻财重义，哪有此报？

吴月娘因庄上被劫，不敢久住，又无亲戚相投，正自悲哀，忽有老冯说：“你老人家还记得观音庵薛姑子么？她城里因与地藏庵王姑子告了状，出城来在这村东里，又起了个准提殿，好不兴旺。如今善事未完，造的檀香接引佛像，我还随喜了一会。离这庄上不上五里路，咱今寻她且住这一宿，又是女僧家，你是个旧檀越，有不留的？就有些乱信，咱一个女道家，也好藏躲。”月娘听说点点头，玳安也说去的是。

即时，小玉抱着孝哥，老冯、玳安领路，不时出庄，行了五六里，早到庵门首。是一个小村，枕着流水，在大路旁边一座深林，进去甚是幽僻，但见：

清清佛舍，小小僧房。数株古桧当门，几树乔松架屋。小桥流水绕柴扉，时闻香气；野岸疏林飞水鹭，遥见幡扬。掩门月下，须防夜半老僧敲；补衲灯前，时共池边双鸟宿。

一行说话，早到庵前。只见一个小哈巴狗儿汪汪咬进去了。庵门紧闭不开，众人乏困，且在檐石坐歇。

却说薛姑子，因那年为她寺里奸奸起首，犯了人命，当官一拶，城里庵子原是她师兄王姑子的，告她不守僧理一状，就失了体面，住不下了。后来众施主道，奶奶们因这村里有个旧准提庵，日久招不住人，来的和尚都不学好，就请她来住，安禅讲经，刻像做道场，引得乡下一般邪教妇女们来听宣卷，都拜徒弟。不消一年，就盖了三间方丈、三间韦驮殿，终日送油送米的，好不热闹。因这兵乱，躲了几日，回来每日关门使徒弟妙趣、妙凤二时工课不缺。那日只听狗咬，忙叫妙趣开门出看，正见月娘人等坐在门前。认得是月娘，忙道：“快请奶奶进去！”好不殷勤。月娘先正殿上拜了菩萨，妙趣敲得磬响，薛姑子忙整衣而出。只说是来的客官，一见月娘，不觉满面堆下笑来，说道：“我的奶奶，这产荒乱，你在哪里来？我就各处施主家一个信也问不出来。”看孝哥道：“哥哥长成了。这几年不到宅里，玉姐成家几时了？即时烧水，请月娘沐浴了，又拿几件布绢替月娘换换底衣。不一时，忙得妙趣、妙凤做饭不迭。

此时午斋，在方丈先吃了茶，就是两碟红枣、两碟柿饼、两碟糕干、两盘炉饼，喜得孝哥取了枣子在手只是吃，全不眠生。月娘笑道：“你还认得你薛师父？改日舍在庵里吧！也省得带累得我够了。”不一时，又拿上饭来，米饭、油饼，又是一大碗椿芽、油炒面筋加糖油炸的豆腐皮、一碟腌笋、一碟酱茄、四碟小菜，俱是时新萝卜、豆角、香椿、腌椒之类，甚是齐整。吃完饭，苦茶漱了口。那玳安、小玉、老冯都在厨下，安排在炕桌上吃饼去了。月娘见她这等诚敬，也是穷途容易见德，十分感激，心中又痛切一番。饭罢天晚，薛姑子把自己禅房请月娘安歇，别有一间净房，禅床、经卷、香炉，挂着一幅达摩渡江画，是她的客座，在此宣卷。同妙凤法炕上睡去不提。有一诗单表这患难相逢、人情冷暖光景：

芜萎麦饭君臣重，粟母怜饥国士生。

若使德终无倦色，何人不感道旁情！

看官听说：“世上只有三样人极是势利，以财为主，眼里出火的。哪三样人？第一是妓者，那些人穿州过府，接客应官，眉眼高低，看人的上下，若有势利，无不趋奉；才手内无钱，就改了样子。随你怎么情厚，即时变了脸，又迎新挣钱去了。第二样是梨园小唱，他要那高车大扇，华屋盛筵，自然用心扮戏，如服侍穷酸，饶你多给他戏资，到底不肯用心，还要嘲笑你。第三就是和尚、尼姑，他们见钱如血，借道为名，进得寺门，先问了衙门，就看那车马侍从衣服整齐的，另有上样茶食款待，说几个大老相知禅宗的活套，日后打抽丰、上缘簿，缠个不了。这尼姑们穿房放阁，或是替太太念经，姑娘求儿，或公子寄名，串通寡妇，也有会魔镇的、符水的、传情的、保债的，无般不为，以骗钱为主，比这和尚更是淫狡。即是不蓄发的小娘，唱佛曲的戏子，岂不可恨！

今日薛姑子恭敬月娘，也只说她旧是富豪，虽西门庆死去四年，还有家事，哪知乱后家破孤身被盗，一贫如洗，来投她庵里安身！老鹳打牙，倒先扯了仙鹤一条腿。好好一个庵观，添上了男女四口吃饭。一住了五七日，见月娘不动身，就寻出个法儿来，使妙凤探小玉口气说道：“这庵因新造，没有钱粮，都是人家舍的，如今盖的三间对殿，朝里是韦驮，还没贴金。朝外是接引佛，檀香雕的，才有了佛头和手脚，中间身子，一样白檀还得二百斤才够，扬州去买，又少安的佛心五脏，须要金子、珍珠、琥珀、玛瑙、八宝攒成，用五色丝线系在佛的肚内，才完功果。少也得三四百两银子，哪里去化？也等你家奶奶来，这等大檀越才完的善事。孝哥长大了，也该舍些，替她老人家念个保命寿生经，随他兵荒马乱，自有伽蓝保护，再不遭劫数的！”小玉听说，不合把月娘避乱出城，“家中衣服物件被人掘得一空，又有些金银，前夜遭贼劫个罄尽，险不把哥儿头打破了。如今扎着绢子还没好，连被子也没一条哩！”那妙凤和薛姑子说了，才知道月娘是富室的贫婆、失家的寡妇。只有一日穷似一日的，哪有重新的日子？也就礼貌渐疏，茶饭懒供。每日只着小玉在大众的锅边盛些稀粥薄汤，不过是一碗盐菜豆腐，后来几日连饼也没了。薛姑子骂徒弟，骂火头，又把小锅揭去小屋做饭，总不与月娘交言，把脸扬着，一个笑面也没了。

月娘情知久住无光，又没什么布施。那日随着念佛跪香，睡到三更时分，合眼朦胧，只见一个穿白衣的老妪，合掌问月娘化她一百八颗胡珠。月娘寻思一会，本待要舍，因家业全无，还要与孝哥日后成人长大，度日营家，如何舍得？正在迟疑，只见一百八颗明珠化成一百八颗首级，俱像西门庆生前面目，鲜血淋漓，满地乱滚，吓得月娘大叫一声而醒，而来却是一梦。叫起小玉来诉说一遍，天还未明，姑子们起来敲磬念佛。也是月娘素有善根，把一串胡珠从衣底拆下，亲到佛前拈香顶礼，就挂在准提菩萨右手指上，以助造佛之费。那薛姑子见月娘舍了一串胡珠，约值五百金之物，满面陪笑，问讯了月娘，就请去吃斋，又比以前加倍丰盛，不消细说。一炷香消，即将那珠子收在柜里去了。月娘从此又得安身。将及一月，老冯家去了。玳安去访吴大舅家信，只有吴大妗和二舅在远村穷亲家住，没有衣服，出不得门。

那时正近十月中元之期，先一日挂起幡来，做解厄道场，晚上放施食，请了邻近几个尼姑，堂上开经打法器。也有村里送盆头米的，拖男领女，忙乱到晚，月娘藏在屋里，不好出来。到了十五日黄昏时候，有三个女僧，一个胖大粗黑，约三十余

岁，一个面黄身细，四十多岁，一个不上二十五六岁，紫膛面皮，像新出家的，还是一双小小脚儿，穿着僧鞋，挑着经单、蒲团、禅钵，也来随喜投宿。妙凤认得，欢天喜地报与师傅，先接衣钵进去，两下相见问讯了，就请在经房安歇。月娘也不知是哪庵里的女僧，不好问她。是夜道场已毕，众尼僧散去，只留下后来三位尼僧与薛姑子经堂里宿。一住三日，只见那小姑姑和那四十多岁的出来走动，那个黑胖粗大姑子不见出头，只在法炕上蒙着被，回面朝里而卧，说是有病，也不见只要汤水吃。

一日，也是合当有事，小玉日常在后院子毛厕上小便，那一日五更起来得早了些，见开了菜园门，一直走去，见有两间盛柴炭的屋紧闭着门，一个小小窗户，土坯填了半截，露出一个眼来。小玉正待在窗下撒尿，还没解下中衣，忽听得屋里摇得乒乒乓乓的声，不住地乱动，吓了一跳。又听得一片淫声浪语，满口乱哼，一似人交媾一般。小玉起来，悄悄向窗眼里一瞧，原来在东墙下一张破禅椅上，薛姑子两足高跷，一个黑胖和尚按着干得好凶。但见：

降魔宝杵，吐水钵盂。降魔杵直捣须弥山，吐水钵冲倒娑竭海。热腾腾火池万丈，救不出下地狱的毒龙；黑黯黯苦海千层，陷尽了吃腥臊的饿鬼。飞蛾暗夜扑灯花，死中作乐；蝇子随风争粪孔，臭里钻香。海波腾沸，金翅鸟大闹黑龙宫；风火来烧，白牙象战败鬼子母。血布袋中寻极乐，肉葫芦里觅醍醐。

只听见一个道：“负心的贼秃驴，你因何这半年就不来看看老娘？我知道你有心上人，忘了我也。你说，那小姑子是你哪里弄了来的？”那一个道：“我的娘！我哪一时不想着你？好容易上得你这门，不知有多少睁眼的！听得你做道场，才寻出这个法来。这小姑子也是我的俗徒弟，相处得久了，她丈夫遭乱兵杀了，才跟了我出家。那黄脸的是她师傅，也是个知趣的。”说着，又干过多时。只听薛姑子兴发情浓，大叫一声，那椅子早弄倒了，淫水自门底流出，如倒了水缸相似。小玉恐怕开门看见，两步做一步走开了。来到角门首，正见妙凤念完了功课也来后园里来，撞个满怀。问小玉道：“这早早的，你起来做什么？”小玉道：“我小解去来。”就不言语，一直往后园里去了。小玉明知是去寻那和尚，只推不知，躲在厨下看着她。又住一会，薛姑子过来了，只见气喘汗流，唇红唾润，腮边添些春色，如酒醉相似。曾有禅房淫诗一首：

莫道禅房非洞房，空空色色不相妨。
散花正借摩登女，行雨来寻极乐方。
脂粉楞檀同气味，袈裟舞袖共郎当。
传经生个鸠摩什，同上西天拜法王。

却说佛法这比丘尼当初出家，释迦佛再不许她受戒，也只因阴性多淫，污秽净地，有坏佛法。今日这些僧尼造业，知法犯法，所以阴曹罪重，比俗家更大。原来这和尚是南山戒坛上当家的大徒弟，久与薛姑子有奸。因他和王姑子告状，首出奸情来，也牵扯着，暗地里使了些钱，这几年不敢来了。因大乱来看她。听见她做道场，

趁闹里扮做尼姑赶黑晚进寺来，同薛姑子法炕上弄了两三夜，因妙趣、妙凤一个单上，不得尽兴，因此，五更起来开了后园，在屋里大战一场，方才泄过。那妙凤二十五六岁的人，有些姿色，也有几个熟人，碍着师父的眼，不得遂心。她知道和尚是师父的汉子，空是垂涎，不敢上帐，一口一声叫他老爷，半夜里听声好不难捱。今日早起功课，见师父后园门开，料有七八分是去做事。念完功课，想去踏狗尾，分点残汤吃吃，果然薛姑子与和尚才完事。她就进园去高声叫师父，慌得薛姑子迎出屋来。大家明知道，故意放条路，说道：“你在园里把那胡萝卜浇浇，拔出几根来腌小菜吃。我前头去，你顶着园门，休走了水！”薛姑子整整衣裳去了。那妙凤热火如烧，顶上园门，忙忙走进屋来，看着和尚正系裤子，道：“好秃厮，干的好事！”那和尚才完了兴，见这妙凤生得红馥馥、笑喷喷，久已有心，不觉阳物又举，那椅子已弄折了，抱在破炕边护炕上，又是一场好战。妙凤久旷思淫，已是湿透重帏，忽然受此异味，美不可当。和尚虽有余勇，那阴山火盛，不比老阴松冷，只百合又泄，泄而又干，一连三次，妙凤还恋战不休。早已醉僧出户，扶之不起了。从此俱是三人同榻，不相回避。小玉坐在厨门首单等妙凤，足有两个时辰才出园来，把园门锁上，趲到厨边取水来净了手，眉黄颊赤，十分爽快，各自去上灶不提。

到了夜间，小玉和月娘悄悄细说一遍，月娘才知道这尼姑是佛门中的色鬼，女流中的强盗。自己寻思：“这和尚住久了，知我是个寡妇，和姑子们一气来算计我，又不敢声扬，弄出事来，可不丢丑？”想了一夜，不如早寻别路。况手中没布施，久住在此，也不是常法。次日早起来，要同玳安上城里看看，那薛姑子不知其意，说道：“我的奶奶！这天渐渐冷了，你哪里去？这几日忙，是我待你不周了，你老人家计较？常言道，熟不讲礼，咱是一家。这样去，也使人笑话。”月娘道：“哪有这话。打搅的薛爷还少哩！因他大妗子有信来，替他大舅出殡，我城里问问老冯。宅子里破床破翁的，胡乱换几个钱来好做冬衣穿。这些人有尺布哩！”说毕，抱着孝哥，小玉、玳安往外就走。薛姑子留不住，也爱没人，好放心与和尚行事，只道：“过几日，我使妙凤接奶奶去吧。”一面送出庵来，千恩万谢作别，关上庵门去了。月娘上路，自入城寻吴大妗信息不提。

从来说僧寺尼庵不可轻入，多有看出破绽来害了性命的。未知此去何如，正是：孤身一只无巢燕，又绕空梁别处飞。且听下回分解。